乌揽洲的月光

■尹文树

人在军旅

乌揽洲的山头像一把半探进海里的锁，港口就是它锁着的那片半月形的湾。所有上岛的船，都得先从信号台的眼皮子底下过。它就像是这座岛往大陆伸出来的一道门槛，把整个港区的航道咬得死死的。

三级军士长陈守山攥着信号灯的扳手站在露台上时，月亮刚爬出海面。海风裹着咸腥味往他的衣领里钻。他半小时前下山挑水时，裤腿被打湿了半截。那217级的青石板台阶，他已经走了17年。

“班长，港外有个黑影，航速不对。”新兵小苏把望远镜递过来，手有点抖。小苏上周刚从海军沙角训练基地分来，第一次在信号台值后半夜的岗，连海风刮过天线的嗡鸣声都能让他警醒。

老陈没接望远镜，抬眼往海面上扫了一眼。月光给浪尖镀上碎银，那黑影在航道边缘慢慢漂，不是舰艇，也不是渔船。

“是老周的渔排。上周台风走锚，漂了3天，他说要回来捞他那箱养了5年的石斑。”

老陈转身走进机房，指尖在信号灯的按键上顿了几下，三短一长的光信号射出去，像一根细针，扎进月光铺成的海面上。那是乌揽洲信号台独有的联络码，几十年没变过——“航道清，往这边走。”

海面上的黑影顿了顿，很快回了两下闪光。小苏趴在工作台上，在工作日志簿上一笔一画地写记录。笔尖刚落下去，他忽然听见老陈低声说：“你看东边。”

他抬头，看见一艘银灰色的扫雷舰正顺着月光铺成的航道慢慢进港，舰艏堆起的白浪把月光劈成两半，舰桥上的信号兵正把着信号灯，往乌揽洲的方向发了一串整齐的闪光。那光和台里的灯光撞在一起，在海面上晃出两道亮线，像有人在深蓝的纸上，轻轻画了一笔。

“我刚上岛那年，我的老班长就在这个位置，给进港的登陆舰发信号。”老陈摸了摸露台边那棵马占相思树的树干，树皮上还留着几道旧刀痕，是那年台风过后，老班长刻下的值守日期。“那时候电不稳，信号灯时断时续，要举着马灯发信号。海风很大，他把自己的后背贴在灯上，挡了大概10分钟，后背都烫起了大泡。”

小苏的目光从日志簿移到海面上，月光把扫雷舰的影子拉得很长，港里的渔灯次第亮起来，和信号台的灯光叠在一起，分不清哪是月光，哪是灯影。他忽然明白老陈总说的“乌揽洲不是个山头”的意思——这是一道门，所有往岛上来的人、船、信号，都得从这道门里过。门边上站着的人，得举着灯，替过路的人把航道照得清清楚楚。

下半夜换岗的时候，老陈把腰间那把摸得发亮的扳手放在小苏手里。扳手柄上刻着3个字：“乌揽洲”。扳手被11任班长的手摩挲得温润光滑，铜皮亮得像浸过了几十年的月光。

老陈转身往值班室走。他的影子被月光投在青石板台阶上，顺着石阶，一直往山下港湾的灯火里延伸。风刮过天线，发出很低的嗡鸣。

退役命令下来那天，乌揽洲的月亮比往常更圆。

老陈把肩章帽徽摆得整整齐齐，压在那本泛黄的信号日志簿最上面。17年的值守痕迹密密麻麻铺在纸页上，从最初歪扭的钢笔字，到后来稳得像刻上去的记录，每一行后面都跟着他签的“陈守山”3个字，连台风天断电摸黑写的那几行，都没歪过一个字。

小苏抱着刚换好的信号灯电池站在门口，喉结动了半天，才憋出一句：“班长，山下的阿公说，今晚开渔，他正好过来送送你。”

老陈没回头，手指轻轻拂过日志簿最后一页的空白处。按照台里传了几十年的老规矩，每任守满3年的老兵退伍，都要在最后一页留一行字。他握着钢笔，笔尖落在泛黄的纸上，写得很慢：“乌揽洲的灯，我守了17年，今天交给你了。”

字刚写完，山下传来一阵摩托车的轰鸣声。周阿公沿着217级台阶爬上来。他身后跟着两个穿海军作训服的战士，是补给舰上的信号兵，特意绕路来送老班长。

周阿公见到老陈，第一句话就是：“今晚港湾的月亮是最亮的，不过，哪比得上咱们这信号台的灯亮？”

一群人挤在露台上时，月光刚好铺满整个港湾。远处的航道上，一艘大型登陆舰正趁着满月夜进港，舰艏的探照灯扫过海面，信号兵的灯光信号从舰桥射上来，是一串标准的致敬码——乌揽洲信号台，辛苦了。

小苏下意识抬手，在信号灯按键上精准敲出回应码，光刺破月光，落在登陆舰的信号窗上。老陈站在他身后，看着那束光和舰上的灯光在海面上撞出细碎的银花，忽然想起17年前自己第一次上岛的那个夜晚，老班长也是这样站在他身后，把那把刻着“乌揽洲”的扳手塞进他手里。

“班长，你看。”小苏指着露台边那棵马占相思树。树丫上不知什么时候有了块木牌，是上周新兵们刚钉上去的，上面刻着从1968年到2026年，每一个在乌揽洲信号台站过岗的战士的名字。风一吹，木牌轻轻晃，月光把那些名字照得清清楚楚。

周阿公指着港外的航道说：“我年轻跑船的时候，这片海一到夜里全是黑的，只有你们这山头上有盏灯，船往灯的方向走，就不会撞礁石。现在船多了，灯也多了，可我夜里往港里开，第一眼找的还是你们这盏。”

老陈冲周阿公笑了笑，又转身拍了拍小苏的肩膀。

“我走之后，每天日落前，记得把天线的螺丝检查一遍。”他的声音被海风揉得有些模糊不清，“夜晚起雾的时候，多往航道扫几圈，别让归航的船找不到方向。还有那棵马占相思树，台风前要给它支上支架。老班长当年说过，树在，信号台的根就在。”

下半夜的船笛声从港湾里飘上来时，老陈已经收拾好了背包。他站在露台边最后望了一眼乌揽洲的海——月光把整个港区铺成了一片银箔，渔火、舰灯、信号台的光，全揉在浪尖上，很美。

小苏站在信号灯前，看着老陈的背影顺着青石板台阶往下走，月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他指尖按下按键，往海面上发了一串慢而稳的光信号，不是发给舰艇，也不是发给渔船，是发给那个正往山下走的背影。

信号码是老陈教他的，只有乌揽洲的人才懂：“班长，灯亮着，你放心走。”

老陈在最后一级台阶上停住，回头往山头上望。乌揽洲的信号台亮着灯，月光落在天线桅杆上，像给那根铁架子，披了一层薄薄的银装。他抬起手，朝山上敬了个军礼。海风把他摘下领花的衣领吹得翻卷作响，远处港内的船笛声，刚好在这一刻，响了起来。

精短小说

老烟斗

■李国选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唱着这支荡气回肠的战歌，青年王二牛随部队入朝参战，被编入志愿军某师侦察连一班。

班长魏忠是打过辽沈战役的老兵，浑身透着久经沙场的英武之气。他出生于吉林省蛟河县（今蛟河市）的一户烟农家庭，日子过不下去了，就投奔共产党的部队，当了侦察兵。他一直随部队南下，打到海南，又折回来参加抗美援朝。王二牛对魏忠格外敬重。

魏忠烟瘾大，随身带着一杆旱烟袋。

一次执行侦察任务，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后，魏忠发现别在腰带上的烟袋没了。

一日，王二牛看到一棵歪脖子梨树。他听一位乡人说过，梨木属硬木，那位乡人扛活时老东家的烟斗就是用梨木做的，黝黑锃亮的，招人羡慕。想到班长丢了烟袋，王二牛心里有了打算。

经过削制、打磨，王二牛终于做成了梨木烟斗。他还在烟斗上刻了一个漂亮的五星图案。

等王二牛捧着烟斗出现在魏忠面前，魏忠很是惊喜，他高声称赞：“你小子真有股牛劲儿。”转而又说：“我估摸你将来能有大出息，得改个含义深刻的名字。”

王二牛凝神聆听。

“我这个忠字是说要忠于革命、忠于党，那你就叫永忠，永远忠于革命、忠于党，咋样？”

“太好了，就这么叫。”王二牛拍手称是。

过后，魏忠向连长、指导员汇报，报经团里同意，王二牛从此改名叫王永忠。

从那以后，王永忠时常在心里默念：“永忠，永远忠于革命、忠于党。”

闲暇时，魏忠常掏出烟斗把玩。可是没有烟丝，难解烟瘾。

王永忠看见了，奔到柞树下，拽下几片枯叶，返身对魏忠说：“就抽这个。”

魏忠点燃了，抽一口，呛得直咳嗽。随后笑道：“这玩意儿用来驱赶瞌睡倒是可以。”

第二天，魏忠带领全班前出侦察，一天一夜没合眼。返回途中，大家又困又累，机械地迈着步子。走着走着，突然有人瘫倒在地，呼呼睡着了。魏忠回头一看，掏出烟斗，塞满了柞树叶子，点着了，狠狠地吸一口，呛得直咳嗽。之后，他让大家挨个儿抽两口，于是响起了一连串的咳嗽声。大家顿时来了精神，迈开大步，按时返回驻地。

渐渐地，魏忠“老烟斗”的绰号在全连被叫开了。

一天，部队行军途中突然遭到敌军飞机轰炸。王永忠没见过这阵势，惊得不知所措。“快卧倒！”魏忠大喊一声，随之扑上去，将王永忠压在身下。待硝烟散去，王永忠从魏忠身下挣出，看见他的后背血肉模糊。王永忠发疯似的呼喊：“班长，班长，你醒醒！”

魏忠慢慢睁开了眼，嘴唇嗫嚅着却一句话也没有说出来，最终因伤势过重壮烈牺牲。

“班长啊！你的大恩大德我永世不忘……”

从此，每当执行任务困乏时，王永忠就会像班长那样点着柞树叶子猛吸一口，然后把烟斗塞进战友嘴里，将瞌睡赶走。

后来，抗美援朝战争结束。王永忠被师里选派去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学习，毕业后提干，分配回东北，到军区后勤部车船管理部门当助理员。5年后，王永忠当上了处长，分管器材采购、维修经费分配，对内对外接触人员广泛。

有些人知道王永忠有抽烟的嗜好，找他联系业务时特意带上好烟，希图联络感情，求得额外照顾。王永忠每次拿起烟斗，都会在心里提醒自己，不能违背老班长的嘱咐，要永远忠于革命、忠于党。“该办的事情一定办，不该办的事情绝对不能办。”对方闻听，只好收起好烟，也把非分要求的话题咽回去。

随着职务的提升，王永忠分管的事情也越来越重要。当有人请他利用职务之便办事时，他就会举起烟斗拉下脸说：“你问问这老烟斗能答应吗？”知情的人自然明白所谓“老烟斗”就是“老本色”；不知情的人弄清了缘由，感慨地说：“扛过枪、打过仗的人就是不一样。”

退休至今，王永忠先后被三所小学、两所中学聘请为思政课辅导员；他一身旧军装，手握老烟斗，稳步走上讲台，给学生们讲志愿军战斗故事。开场白就从老烟斗讲起，讲到老班长壮烈牺牲，他在台上掉泪，学生们在台下抽泣。报告结束，大家呼啦围上来观赏老烟斗，有的举着端详，有的捧着摩挲，还有“小秀才”现场咏诗一首：“老烟斗，金不换，烈士壮举惊天地。忠于革命忠于党，光荣传统代代传！”



长征路——枕戈待旦（油画，入选中国美术馆举办的『壮丽史诗——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美术作品展』）　梅鹏远作

一棵铁树

■王　族

心香一瓣

昆仑山属于高原永冻层，加之严寒缺氧，所以很难看到绿色。虽然有时候因为雨水多，山坡或荒野会冒出一层薄薄的绿意，但往往在一夜大风或一场提前降下的大雪中，就枯萎成一片苍黄。至于树，则更不可能成活，昆仑山的很多地方虽然有人，却没有树。有人说，因为在昆仑山见不到树，所以在昆仑山做梦都不会梦见绿色。

虽然不见绿色的树，但人对绿色的向往却难以被抑制。在一个海拔5000多米的边防连，战士们下决心要栽出树，让边防连出现绿色。他们接连栽了3年，都未能成功。最后，有战士垂头丧气地感叹，还是算了吧！树的影子仿佛在那个边防连晃了一下，便再也没有了踪迹。

后来有一天，一位战士突然想到一个办法：造一棵假树。大家的兴致越来越高，这棵假树在他们的设想中变得越来越具体，甚至它的大小、形状、粗细等，都被战士们设计完毕，只等备齐材料后便可以动工。

也许封闭环境和窘迫条件，更容易让人浮想联翩，生发出一些离奇的想法。很快，制作假树的材料便准备齐全：去年盖房时剩下了一些铁架和钢筋，其粗细和长短刚好用于做树干；而堆积在角落里的塑膜、纸壳、颜料等，又刚好用来做树枝和树叶。战士们先前为制作假树的想法兴奋，现在又为拥有这么多材料而欢欣，这些原以为被废弃的材料，如今却变成了帮助战士们实现想法的宝贝。

战士们加班加点制作，终于“种出”了一棵铁树。当它在边防连前面的空地上矗立起来，将树冠和枝条伸向苍穹，便犹如一棵活脱脱的真树，尤其是笔直的树干和繁茂的枝叶，看上去生机勃勃。让一棵假树立起来，是战士们最初的想法，等到制作出绿色树叶后，战士们便更加高兴。他们的思维像奔流不息的河流一样，又继续想象美好的事情。譬如，这么好的树，这么碧绿的树叶，会不会吸引鸟儿在上面筑巢？

不久后的一天早晨，果然有几只鸟儿落在了那棵树上，不时发出好听的啁啾声。那棵树是假树，但鸟儿却是真的。那一刻的阳光照亮了树，照亮了鸟儿，也照亮了战士们的心。

战士们希望鸟儿能够在树上筑巢，却一直没有见到动静。有的战士担心鸟儿发现那是一棵假树，就再也不会回来；可有的战士说，正因为这一带再也找不到绿色，所以鸟儿把那棵树当成了唯一的栖息地，虽然经常飞走，但总会再飞回来。

一天，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一场突然刮起的大风，让那棵假树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然后，假树散架了。

假树消失了。鸟儿在第二天如约而至，却找不见那棵树。它们发出几声嘶鸣后便飞走了，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战士们不知所措，失去了再造一棵假树的想法。那棵树是以坚硬的钢铁力量矗立起来的，所有人都以为它能够永久矗立，不料它以不可逆转的方式倾倒，迅速结束了自己的命运。它在倒下的那一刻，有年轻的战士甚至掉下了眼泪。

那棵假树没有留下影子，甚至它曾经的存在，也因为过于短暂和离奇，变得越来越神奇，让后来听到那件事的人犹如在听一个传说。

我想，在蛮荒极寒的昆仑山，一棵由工业材料制成的树，它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意外，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过去，它都与所处的环境格格不入。就像不属于昆仑山的风，偶然刮过来，必然又会刮走。

很多年后，那个边防连终于栽活了树，有了四季分明的绿色。但昆仑山的战士们，一直怀念那棵假树。更惹人遐想的是，后来飞回的鸟儿，也许是当年的那几只，或许它们发现那棵树不是先前的铁树，竟发出了几声像叹息一样的啾鸣。

壮英雄气　砺强军志　新时代军旅诗歌创作选登

怀念陈树湘

■刘　泷

湘江北去
红军当年的漫漫征途，凶险悲怆
此刻，我伫立湘江东岸
江面流云渺渺
映照潜底的鱼

我仿佛看见一个高大的身影
那位年轻的红军师长像一棵挺立的树
将忠魂镌刻，顶天立地
他是陈树湘
他曾是细伢子
在长沙，从郊区到市区
每天担两篓青菜叫卖
后来，他戴上缀有红星的八角帽
在井冈山，在湘鄂赣，戚名赫赫

红军进击的紧要关头
湘江战役的危难时刻
红5军团第34师
焊在最后一道阻击战位
当大部队渡过湘江
师长陈树湘带领6000多名人民的子弟
激战4天5夜
打尽最后一颗子弹
流尽最后一滴热血

昏迷之际
陈树湘被敌人所俘
在道县去往长沙的路上
他狠心从受伤的腹部掏出自己的肠子
扯断

他将自己29岁的生命
永远定格在1934年12月18日
用死的决绝，印证信仰的不灭

四代从军志

■卢东方　刘　鹏

情感兵站

武警第一机动总队某支队野外训练场上，下士张丁尹正操控挖掘机进行精准操作训练。铲斗在限位桩之间缓缓穿行，有时还需要反复调整——这个入伍不到3年的年轻警士，对于大型装备的精细化操作还谈不上熟练，但他那双眼睛紧盯铲斗，目光里透着一股他那个年纪少有的沉稳。

张丁尹腰侧内兜始终揣着一本泛黄的退伍证，那是他的太爷爷张书合的，1945年签发。训练间隙，张丁尹习惯隔着衣料按一按那个位置。他说，那是他的“传家宝”。

张丁尹没见过太爷爷，但他常听爷爷讲太爷爷的故事。在1945年解放赵县的战斗中，一颗子弹打穿了太爷爷的右手。伤愈后，太爷爷的食指再也弯曲不了，没能再端起枪。爷爷说，那是搁在太爷爷心里一辈子的事。张丁尹入伍那天，爷爷把太爷爷的退伍证塞进他手里说：“去了好好当兵，把咱家的枪端稳了。”

张丁尹第一次摸到真枪时，特别激动。据枪定型，他胳膊酸得发抖也不放下。班长问他较什么劲，他说，我太爷爷当年……话没说完，他自己先笑了，重新趴下去瞄准。

张丁尹的爷爷张硬实17岁当了通信兵。一次通信演练，设备突发故障，全台都慌了，只有张硬实没慌——他早就把每条线路、每组参数刻在脑子里了。张丁尹常听爷爷说，本事是平时一点一点攒出来的。

入伍后，张丁尹发现摸枪的机会远比想象中少。作为工程兵，他要天天跟挖掘机较劲，掌心被操纵杆磨得起了茧。头一个月，他心里憋得慌。

一次在视频电话里，他跟爷爷抱怨：“咱家的枪到我这儿端不上了。”爷爷凑近屏幕说：“你太爷爷那会儿炸药包是武器，我那时通信机台是武器，你叔叔修机炮时，扳手、螺丝刀就是武器。”张丁尹的父亲也凑过来补了一句：“儿子，你开挖掘机修路架桥，跟你太爷爷扛炸药包炸碉堡，干的是同一件事。”

视频电话挂断后，张丁尹想了半宿。第二天，他第一个到训练场，把操作手册从头翻了一遍。从那以后，别人练一个小时，他就练两个小时，熄灯后还在脑子里过操作流程。

张丁尹的叔叔张彬曾经是部队的机炮修理兵。一次野外驻训，一门机炮突发故障。离演练只剩十几分钟了，张彬顶着烈日一个零件一个零件地检查，终于在演练前排除了故障。

张彬告诉张丁尹，当兵就是较真。张丁尹把“较真”这两个字写在了日记本封面上。从那以后，挖掘机保养时，每个黄油孔他都要亲手摸一遍才放心。

在张丁尹的日记本里，贴着4张照片：太爷爷穿着灰布军装，爷爷穿着65式军服，叔叔穿着87式作训服，自己穿着21式作训服。一家人身上的4套军装，连接起了80多年的岁月。

后来，在支队组织的“红色故事会”上，战友们第一次完整听到了张丁尹一家四代从军的故事。

从太爷爷扛炸药包到如今张丁尹开挖掘机，跨越了80多年、4代人。武器变了，战位变了，可张丁尹爷爷常说的那句话没变——“咱当兵的，就是要守着家、护着国。”

驾驶室里，张丁尹握紧操纵杆，铲斗再次缓缓落下。那本泛黄的退伍证贴着他的身体，随引擎轻轻颤动，像80多年前15岁参军的太爷爷奔赴战场时，胸腔里那热烈搏动的心跳。

文学作品

长征

第6796期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34号　邮政编码：100832　查询电话：(010)66720114　发行电话：(010)68586350　定价每月20.80元　零售每份0.80元　承印单位：解放军报社印刷厂